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誌字第一九五八號

宗教哲學

李玉階題

台灣郵政雜誌交寄執照　北台字第一〇五三號准作新聞紙類

第五十期

出版者：中華民國宗教哲學研究社出版委員會
發行人：李玉階
編輯人：李子弋
發行處：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六十七號
電話：九一三五〇八〇
郵政劃撥第〇一一二九三三一五號
印刷廠：耀煌企業有限公司
非賣品・本期出版四版一開一張

三民主義必能統一中國
消滅共產主義邪惡暴政

陶希聖先生專題演講「愛與恨」

中華民國宗教哲學研究社
宗教學術講座第四十七次專題演講

主講人：陶希聖（名政論家）
主持人：本社理事長李玉階先生
紀錄：劉昭晴
時間：民國七十四年三月廿四日上午十時
地點：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二九～一號師範大學綜合大樓二樓演講廳

今天本人應邀前來演講，感到十分榮幸。個人講的題目是「愛與恨」。本來貴社指定題目，要我講「先總統　蔣公的宗教哲學觀」。我想到論語上一段記載：有人問顏淵對孔子之印象。顏淵說：「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顏淵還說不出孔子是何種思想、何種哲學？若要我來講蔣公宗教哲學，我也和顏淵一樣說不出來，但可舉出一件事來說明，等於管中窺豹，只見一斑。

抗戰勝利到今天已經四十年，那時國民政府還在重慶，我們那時生活非常艱難、困苦，每人都因戰爭而犧牲，突然日本宣佈投降，每人情緒和看法、想法各有不同，也有喜極而泣者，誠如杜甫在「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時所說：「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有一天重慶大公報之社論是「愛與恨」。

蔣公每次看報如有緊急意見，即以電話通知侍從室，若無特別意見，則下午把報發下來給侍從室照批示辦理，那天　蔣公自己親自到侍從室來說：你們看到大公報之社論嗎？你們如不寫文章駁他，我自己寫文章駁斥。

爲什麼　蔣公對此社論認爲非常嚴重。我要加以說明，在西安事變前，六字以書　蔣公是革命領袖、大英雄、大政治家，但在西安事變後，便超凡入聖，真是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了，爲什麼而此說呢？因爲近來中共自己宣傳說：周恩來到了西安，中國方抗戰的，是　蔣公聽了中共的話才抗戰。這絕不是事實，周恩來在西安，多次想晉見　蔣公，蔣公不許他去見面，周見到蔣夫人，談了兩個多小時，要求只在門口看看　蔣公，並再三表示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日，後來　蔣公答應了，周恩來只到門口走進一步向　蔣公說：只請求抗日不剿共。當時　蔣公說：「這樣無話可談」。周雙腿戰慄的退了出去。蔣公在生死關頭中，意志仍然那樣堅強，豈是平常人做到的，這不是超凡入聖嗎？可惜大家對此不容易了解。

我再舉一個例證：王陽明被貶在龍場驛，當地瘴氣甚多，也是九死一生之際，但他能體會到「良知」之說。這是和　蔣公在西安處境一樣。「抗戰」工作，也是炎黃子孫生死關頭。自「九一八」後，蔣公便忍辱負重，有六年之久，他派大員在華北在南京和日人周旋、談判，但不簽字、不妥協，他知道戰事不可避免，而戰爭爆發後，不只是中華民族之生死關頭，也是亞洲人類生死關頭，在此情形下要下定決心在什麼時候打，確也不容易，當「蘆溝橋事變」發生時，各黨派正在廬山開會，　蔣公便宣佈抵抗，並說：抗戰開始後不能中途妥協。若是中途妥協，國家便遭到滅亡。事先也曾忠告日本人說：你們不會得到勝利，即使得到勝利，終久也是失敗。如中國被滅亡，日本亦不能獨存。可惜日本人對此仍執迷不悟。又說中日作戰後，必有第三者介入，如第三者介入，兩者便不能並存。而日本人則置之不理，在華北仍步步進逼，終於大戰爆發。演變成爲長期抗戰。

中日之戰是一無限戰爭，日本人和我們打仗，不是在他們日本國內，是在我們領土上打。　蔣公發宣佈，最後打到一個人，我們也不能屈服。更證明是一無限戰爭。但日本人作戰則步步爲營，一個段落一個段落的打，最初想一口氣吞下華北，所以要速戰速決。　蔣公不讓日本人一舉即可解決華北戰爭，因而在上海發動戰爭，這使日本在華北、華中、華南各地都要打，最後還要在東南亞和南洋各地打，因爲他開闢了許多戰場以致失敗幾乎滅亡，但　蔣公仁慈爲懷，要給日本留一生路，所以主張保留天皇以收拾殘局，更保留其　土不使四強佔領，後來方能復興，當日本天皇於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宣佈接受波茨坦宣言，向盟軍投降時，　蔣公即向全國人民廣播要「以德報怨」，是以愛化恨，不冤冤相報，而大公報一發表「愛與恨」之社論，自然　蔣公不同意，要加以駁斥。

我們知道儒家學說和基督教義是最高境界，其最大願望是化解人民仇恨。孔子主張「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蔣公則對日本是以德報怨。在這一方面，儒家倫理哲學和宗教哲學是貫通的。日本雖然侵略中國，但如無蘇俄做伙伴，日本侵略我們不會如此囂張。日本之所以崛起，是英日同盟關係，英國爲了阻止蘇俄在中國之擴張，方和日本訂立同盟加以防守，因而日本壯大，乃南取台灣，北佔朝鮮。當中日戰爭結束，即因三國干涉還遼而引起日俄之戰。日俄在朴資茅斯訂立合約，仍是要瓜分中國。在一九〇〇年後，美國高倡中國門戶開放，得到英國同意，自是英美要　列強在中國機會均等、利益均霑。而中國統一對各帝國主義不利，因其各有勢力範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蘇俄爆發革命，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是對我們直接侵略，蘇俄則是間接侵略。自「九一八」至「七七」抗戰，蔣公百般忍耐，爲了維持和平，一方面和日本談判一方面警告日本，可惜日本少壯軍人對此不了解，而信奉法西斯帝主義。

談到法西斯主義是在德國和義大利成長，是反對蘇俄、反對共產主義的極右思想。本來德、蘇不能兩立，但在二次大戰時，兩者既衝突又結合，蘇俄玩弄手法，使失去和平，造成世界分裂，不論共產主義或法西斯主義，兩者皆反對自由和民主政治。史達林在西方要德國打英國，在東方則要中國抵抗日本。想坐收漁人之利，後因和德國有領土衝突，德國不能攻入英吉利海峽便回頭打蘇俄。日本在國際上失去同情者，才向東南亞及南洋發展，引發太平洋大戰，便走上滅亡之路。

蔣公不只對日本不報復，不冤冤相報，還促進韓國獨立，又和蘇俄締結三十年友好條約，並幫助印度、越南獨立，我們駐守緬甸、越南的軍隊也無條件撤退，張發奎的部隊也自香港退出，其目的在使東南亞成一永久和平地區。可惜「恨」字終未消滅，而使大陸淪陷，人民被關進鐵幕。法西斯主義只是民族仇恨，共產主義則是階級仇恨，在二次大戰所建立之聯合國組織，便失去和平。（下轉四版）

服務社會績優
本社再度獲獎

【本社訊】內政部長吳伯雄於五月十六日下午二時卅分，在內政部六樓禮堂頒獎表揚四十二個七十三年度全國績優社團，本社亦屬績優社團，由理事長李玉階老先生出席領獎。

獲受頒獎的社團是：中華民國孔孟學會、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中華民國廣播電視事業協會、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中國教育學會、中華民國女童軍總會、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社、世界華文教育協進會、中華民國僑資事業協進會、中國佛教會、中華民國基督教女青年會協會、世界客屬總會、中華民國宗教哲學研究社、中國社會福利事業協進會、中華醫學會、中國藥學會、中華民國婦產科醫學會、中華牙醫學會、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中華民國網球協會、中華民國手球協會、中華民國建築學會、中國心理衛生協會、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中華民國國術協會、中華民國技能學會、中華民國品質管制學會、中華民國人文科學研究會、中國氣象學會、中華民國家醫學會、中國電機工程學會、中華民國商業職業教育學會、中華民國引水協會、中華民國工商經濟徵信學會、中華民國多國籍企業研究學會、中華民國光學工程學會、國際青年商會中華民國總會、國際同濟會中華民國總會、國際獅子會中華民國總會、國際聯青社中華民國總會、國際基督徒從業人員協會中華民國總會。

不要誤解伊斯蘭教

雅曼尼著
海維諒譯

伊斯蘭與歐洲的關係已有數百年之久。中古時代伊斯蘭興盛的文化，不但在當時的歐洲留下不可磨滅的深刻印象；而且影響歐洲文化之深，時至今日，仍甚顯著。伊斯蘭對現代西方文化的貢獻，仍能在若干科學中，如醫學、化學、幾何、天文等，找出鐵證，其中大部份名詞，多由阿拉伯原文蛻變而來。

以事實論，近來西方國家與伊斯蘭，尤其與阿拉伯世界之關係，應該根深而蒂固。但不幸有某些故障存在，使雙方的情感並不近理想。使伊斯蘭與歐洲不能密切接近的最大障礙，當然是歐洲人士對伊斯蘭及其人民存有的誤解。阿拉伯文中伊斯蘭（ISLAM）一字的原義是「和平」和「順從」。由此推之，穆斯林（Muslim）一字的意思就是「順從者」，順從真主意志之人，穆斯林順從了真主獲得平安的保障，以及自己與人類同胞獲得和平。

伊斯蘭的原理是信仰造化萬物的真主之獨一，故須完全順從真主之命，一舉一動完全以主命是聽，行其所命，止其所禁，忠實負責，不得疏忽，蓋　真主之造人類爲的是崇拜　真主，禮拜真主，崇揚禮拜須按規律，神聖的生活規律乃真主所定，派差天使默授予諸聖，以指示其民遵之行之。由阿丹起，中經若干欽差聖人，而達穆罕默德至聖，在此世間，人民就是　真主的代理，統管地球上的一切並享受天地間所能產生的成果與　主的鴻恩。吾人的惟一任務是行　真主之所命，止　真主之所禁。所命者是正途，所禁者是邪道。

人民之間，公平相處不分種族不分膚色，一律平等，是伊斯蘭的一種基本原理，完全與西方人對伊斯蘭所存的錯誤觀念大有不同。伊斯蘭不是迷信神奇鬼話，而是一種社會革新生活之道及高尚的宗教信仰。

伊斯蘭帶來的使命，正如歷代大聖傳佈於世的一神宗教一樣，是繼承以前各聖人的勸人行善，止人爲惡的任務。你不能成爲真實的穆斯林，如果你不信歷代諸聖，在穆聖以前就派遣到世，傳道的話。以前諸聖中有名而奉有使命者有努哈、伊布拉欣（亞伯拉罕）、母撒（摩西）以及艾沙（耶穌）等。穆斯林更應該信在古蘭經以前，真主所降給各前聖的天經，最重要者是舊約、新約諸聖經。上述各經中，所載有真主之命令，穆斯林們也應該遵行。此當以原令爲限，被修改者或被廢除者，則僅可按照古蘭經律行之。

古蘭經有數段詳述上述諸大聖的事蹟，並以「穆斯林」之名銜稱呼該等大聖及其信徒，並特別指出亞伯拉罕是伊斯蘭教的首創人。穆聖的出世，在阿拉伯半島所征伐的異教徒是種腐敗伊斯蘭的變形。穆聖的任務，是按照　真主的啓示，去剷除盛行的異端迷信，並恢復亞伯拉罕所傳下的本源清真教義。關於此點，古蘭經中有言曰：「你先祖亞伯拉罕的教道就是你所繼承者，他將你們在古時及他的經中以穆斯林之名稱之。他（亞伯拉罕）爲你（穆聖）作證，而你則爲人類作證。」（證明「穆斯林」名稱的起源）

現在若干朝覲的儀式是根據亞伯拉罕聖人，其子伊斯瑪及其母親哈琪爾的事蹟而定的，例如朝覲之人須在Sofa及Marwa兩山坡間來往奔走七趟，在米納山以石子打魔鬼並以飲Zam-Zam泉水爲吉慶等。

古蘭經有明文承認以前的神明宗教，都是勸人走向　真主之道的。

其文曰：

「哎，汝穆斯林們，說：我們確信　真主，確信他所啓示給我們的，又信啓示給阿布拉罕、伊斯邁、伊斯哈克、亞谷白及其部落的，更信摩西、耶穌，以及歷代大聖由上天所得的經典。我們對他們中任何一個並不認有區別，惟以　真主之命是聽，誠心順從。」

伊斯蘭乃生活之道，是種社會制度，以規律人與人之間，個人、團體及政府之間，統治者及被統治者階級之間以及政府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其規定嚴密包羅人類各種關係的細則。因瞻顧　真主乃伊斯蘭的基本原理，所以，個人的人格不但完全保全，且盡量提高。他完全可自由去發展自己的本能，對世界事物可採取適合於教規的行動。

個人可達到完全人生的理想境界與階段，人們祇要按照伊斯蘭規律去奔走實行，經商者在發展經濟事業，部落人民過的遊牧生活，政治家爲執行公職服務，道人在道院中修行，及科學家在試驗室中的探研窮究，均能獲得最高的完全境遇。此無別的秘密，僅就個人的個性以心誠意善的意念去發展自己內在的潛能，藉以去協助人類同胞改善生活環境，他所用的方式或者是自然物質的，或精神方式，體力腦力等。教義允許穆斯林在不降低精神生活價值的情形下去追求世界上的物質享受。

伊斯蘭文化基於信　真主的存在及其所啓示的法規，凡是信徒都要遵行，因其爲便於人類生活及公共福利服務而施。其伸縮性很大，可按照團體生活的需要隨時隨地將其細則改善推行。

伊斯蘭的法規來源有：㈠古蘭天經，㈡穆聖言行錄，㈢衆議一致，㈣援例。運用「援例」爲標準可能獲得不公平結果，所以有些法學家認爲無需認真採用「援例」作制法之依據，而以「盡善」之詞代之。「盡善」之意不論實施何種無明文規定的事項選其與大衆有益及有改善之作用者經議定後執行之。「盡善」或維護公益的原則已被若干法學派定爲伊斯蘭制法的依據之一。（下轉第四版）

伊斯蘭的團體生活觀念，簡述於下：

伊斯蘭教的個人是社會團體活動的發動，他應有機會去追求、學習及磨鍊他作事的本領與經驗。

團體是個人活動發展所向的終點。個人的自由活動，如與團體公益相衝突，則應終止前進。但在團體生活的範圍內，他仍能自由繼續他的事業而獲取福利。

一記受審判的事實，又有記載若干被釋放的奴隸，多有提升至政府的[illegible]行政長官或軍事統帥。

同樣的，個人自由的保障是伊斯蘭最重視的一項原則，自伊斯蘭興起的初期，赫里法們多已向大衆說明此一原則的理論及詳細情形。第四赫里法阿里於嘉言錄中，就載有許多此種勸世文，至今仍爲教民之示範。他曾說：「不要做別人的奴隸，真主要化你是個自由人。」第

[illegible]財富。此外另有一種政府主辦的社會保障，因政府乃負責供應人民需要的機構，對於貧困更當注意。「貧困」一詞，包括貧窮人民、孤兒、寡婦、老年無力作事者，及病魔纏身者。

關於社會保障，政府的收入來源，主要是抽收天課，金銀錢幣，年有多餘者，抽百分之二點五，農產品抽十分之一；畜牧則每四十頭抽一頭，多者照算。如此項稅收不夠支付，政府可另抽捐稅，以補不足，並安民心。（下轉第二版）

界，但人民仍是一個血統。中共控制大陸，雖然組織龐大有若干兵力，但因實行暴政，一會便可自消自滅。我們是農業立國，人民必有土地家庭，如人民無有土地、家庭，便爲兵爲匪。中共人民公社不能長久就是這個道理。總之，個人以爲仁政必能統一，暴政必定滅亡，我們要以愛來消滅恨，這便是個人的結論，謝謝各位！

（全文完）

老子與道教之關係

蕭天石

宗教之起源，皆由於人類之原始信仰，及普遍存在之消災免罪與求福心理，及死後之超脫解化而來。上古各民族，對天地萬物，認其中皆有神明存焉，而各有主宰，故無不對天地鬼神而崇拜之。或為崇恩報德，或為祈禱降福，或為超度死者，或為解化「示衍」，於是而有祭祀。有祭祀，必須儀規；儀式由簡單而日趨複雜，於是而有專司其事之人。其人必須與神能相交通感應作用者，方能人神相通，而生靈驗；最後便形成其宗教信仰，而司事者亦即為管領宗教者矣。無論拜物教、汎神教、多神教、一神教，其共同源流，莫不如是。

傳曰：「國之大事，在祭與戎。」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莫不以祭祀為事。易繫辭云：「聖人以神道設教。」中庸引孔子之言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此則說明聖人本諸人類心理上之通有弱點，及宇宙間事物中不可解知者之神秘性，而以「神道設教」，用以束人心，維道德，而群相為善去惡。上古時代，神權極大，遂而政教合一，再後政權伸張，而至政教分離。然為政者，莫不以教輔政；蓋政治只能管理有形之事，而宗教則可及於無形之人心也。

世界上任何一國家民族，皆有傳統之宗教信仰；道教則為中國唯一之傳統固有宗教，未滲雜外來思想，為純國家本位之「民族宗教」。其正式以道教立名建教，雖在東漢時代，然承肇則極溯遠，祖老子，宗黃帝，而肇伏羲，直溯元始天尊。其宗教哲學思想，亦極高明博大，綜其源流內涵，約有數端：

一、基於民族本位上者：道教為民族宗教，源出道家，道家宗黃帝，祖老子，而遠肇伏羲之畫卦作易為中心思想，道教在教統上亦復本此，故至今道藏多總稱伏羲八卦，而以「易有太極」之太極圖為「教徽」，及教理之所演出。此則為歷代學人之學道所由者。同時，中國道教為「多神教」，認為「神皆可由人而至」，故歷代聖君賢相及大有功於人類與國家社會之聖賢豪傑之士，皆可上通而躋於神位，以管理天上人間事。故義黃老莊皆人也，亦皆神之至者也。故專以為信仰之宗。

二、基於純宗教形式之信仰脈絡上者：道教為晚出，故一方面宗祖黃帝老子，一方面直承上古時代之巫祝信仰，巫祝為民族宗教信仰之樞紐。三代以前即已存在於民間，至殷而鼎盛。巫祝信奉多神，亦可說是原始道教，故道教迄今仍為多神教，且其儀式及內涵，雖有改革與創建，然多與古代巫祝相彷彿者。

三、基於宗教哲學思想上者：道教之宗教哲學，全本之道家，尤其是老子、莊子與列子。取其自然虛玄、神化莫測之妙道以為體用。故一方面奉老子為教祖，既稱其一炁而化三清，復稱其西遊流沙而化胡。一方面又會道德經為其基本教義之聖經。其道德準則與戒律，均不出道德經之範圍與本意，無論在家修行之信士，與出家修法之道士，要是皆以道德經為修養之本。世謂道教哲學，深富玄學色彩與道德色彩，且廣大而無所偏者即以此。

四、基於性命修煉上者：道教既主「凡神皆可由人而至」，且道德經中復有「長生久視」「谷神不死」「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之啟示。復本「好生惡死，人之恒情」一點心理基礎，故又溶合黃帝學道於廣成子，並戰國秦漢之際而興盛之方僊道，以為身心性命內外雙養之術。秦始皇、漢武帝，莫不遣人入海求神仙不死之方。上猶如此，民間之風向可知也。故其教義又以「養生」「貴生」為用，深切世道人心。此點，另於下節詳述之。

五、基於民族傳統固有之祭祖思想上者：中國民族之所以能久無斷者，主在道家之「報本故用」，與儒家之「孝道主義」維持之。故兩者均主祭祖奉祀，由父母兄弟而家族而宗教而民族而國族之「天下一家」「天下一人」思想，上溯之皆為黃帝子孫，廣延之皆為炎黃兄弟。此點形之於宗教儀式上，即所謂「祖先教」者是。道教方士「祭天祀祖」，全由其「報本故用」思想而來。故世之道教人士，盡主凡祭天地祖宗者，均為信奉道教人士。惟此則又融合儒家思想矣，因儒家思想，數千年來，其特重孝道，尤在道家之上也。

六、基於方士之術數思想以為用者：囊括齊稷下派之陰陽消息，五行生運，解行相剋之說及星相占卜圖讖等一切方士靈異之方術，一歸於道教門下而總領之。三國時如于吉、管輅、左慈等，尤以卜筮占驗、奇門方術，著聞一時。故其為教，又多術數色彩；此種之發展，迄今仍不稍衰。

最後復又羅合當時于吉太平道之「太平經」思想，是又稱「太平清領書」，共一百七十卷，內多神道色彩，由范曄說：「其言以陰陽五行為家，而多巫覡雜語。」即可見一斑矣。綜上而構成道教之全部內涵，雖曰複雜無比，實亦廣大全備，並以其適合於民族歷史及風俗習慣，故因能深入普及於社會各階層。至張角利用之而成黃巾之亂，則非道教或于吉之罪也。

中國道教，至後漢張陵（道教稱張道陵），即正式道教之名相號，陵為沛國豐邑人，留侯子八世孫，留侯曾學於黃石公，故本屬道家世系。陵少遊太學，博通五經，負奇才，以不遇於時，晚而學長生道，得金丹，入蜀之鶴鳴山，著道書二十四篇，內涵之龍虎。（按：道家書籍，始於晉時葛洪，即皆其嫡緒，抱朴子一書，除以道家老本哲學思想為宗統外，並網羅煉養服食等長生之方，符籙占驗等術數之學，而兼包併蓄之。）並以符籙、神水、禁咒之法相號召，使為人治病。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又稱五斗米道。其後曾為天師，正式得封號，則為其後裔之事矣。今蜀西之青城山天師洞，尚留有鶴鳴不少；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得行之，共修其術，陵稱天師，衡稱嗣師，魯稱係師，魯據漢中時，又自號師君，使家勢力甚大。其子盛，魏封為亭侯，復返龍虎山，營壇受籙。元年至十三年，命其三十六世孫道士宗演為輔漢天師，追稱陵為第一代天師。明洪武元年，革其舊號，封陵四十七世孫正常為正一嗣教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大真人，故世又稱正一派。清沿明制，世受封，襲掌道教以至於今，千四百餘年，相傳六十三代不斷。光緒三十年，猶得覃恩贈六十一代天師清殿為光祿大夫。在世界各宗教中，得未曾有也。

道教既包羅廣大，故其門派甚多，且復門中有門，派中有派，區分者亦殊有異，世人多以道教即「天師道」之道教，實則非也。天師道世稱正一派，又稱符籙派，只其一派耳。教門中正統分法，綜其要者，有五大宗派：曰積善派，又稱功德派；曰經典派，又稱道學派；曰符籙派，又稱正一派；曰丹道派，又稱丹鼎派；曰占驗派，又稱術數派。五派同源，其宗老子，並承伏羲而祖黃帝。其從上旨意，無不極端正大；流而下之，漸失其真，而有偏差矣。道教自東漢而後，經東晉葛洪，北魏寇謙之等之努力推行，與太武帝之篤信支持，遂已樹立廣泛之基礎，復經有唐一代，以與老子同姓關係，使蔚成一最有勢力之宗教矣。

（下轉第三版）

三民主義必能統一中國

（接自一版）

我們亦復如是，歷史上從無這情形，抗戰勝利不到四年，大陸便告淪陷，這不只是中國問題，也是全世界問題。當根總統也說過：雅爾達密約是二次大戰後仇恨未有消除。所以 蔣公不願意再結仇恨，如此一局面不消除、不改變，仍是險惡世界。

二次大戰時，美國在廣島投擲原子彈，個人即在中央日報寫一社論，因為找不到軍事家來寫，只好自己動筆，但是 蔣公意思。個人曾替中央日報寫社論、專論，有署名也有不署名者共數百篇之多，但以此一社論和另一篇社論（指日軍攻入貴州時，我斷定日本必定失敗）為較好，使個人滿意。二次大戰已經是立體戰，但有了原子彈，使把戰爭結束，希望二次大戰是人類最後一次戰爭，不要再見到三次大戰。但由於共產主義之發展，不只是人類民族仇恨在發展，而階級仇恨亦在發展。如人類之愛心不能化除仇恨，則仍有三次大戰發生。現在是用另一方式來發展戰爭，不論美、蘇是談判或對抗，而海岸島嶼和資源之爭奪戰仍在進行中。那一個撐得住即存在，否則即會滅亡。在聖經中，耶穌曾說：只有愛才可消滅恨。個人對此非常贊同。即以我們中國來說：海峽兩岸人民都要統一，是以三民主義之仁政來統一？或是以共產主義之暴政來統一？孟子曾說過：「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推恩即是行仁政。毛澤東行暴政，他死後不只人民公社失敗了，而江青也未能保住。又梁襄王曾問孟子「天下惡乎定」？孟子告以「定於一」，又問「孰能一之」？孟子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這是中國文化之基準。我們要以仁政統一中國，對台灣問題還要什麼談判呢？而世界之分裂，仍是愛與恨問題，只是一念之差，誰把世界分裂？是共產主義。由於它們以恨為出發點，便發生若干悲慘事情，如非洲之大饑荒，越南之大批難民潮等。所以我們要以仁愛消滅強暴。論語上子貢問政：子曰：足食兵足，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個人七歲讀論語，到今年已經八十七歲，經過八十年之久，才把此一問題想通，足見「信」之重要。

中共現在要收回香港，他只能佔領那個地方，而得不到人心。在香港的人們，皆想弄一張「外國」護照，以備隨時出走，他們得不到香港，還能得到台灣嗎？香港同胞不相信共產主義，台灣同胞能相信嗎？由於大陸上有恨存在，所以人民外逃，昨天中共一艘魚雷快艇投奔自由，不是良好例證嗎？在春秋上有句話是：中國天下之大，有分土無分民。說明土地可分割，人民不能分開，在海內外之同胞仍是中國人。較早中國分為魏蜀吳三國，後五胡亂華有十六國，五代又有十國，雖然國家分為此疆彼界，但人民仍是一個血統。中共控制大陸，雖然組織龐大有若干兵力，但因實行暴政，一會便可自消自滅。我們是農業立國，人民必有土地家庭，如人民無有土地、家庭，便為兵為匪。中共人民公社不能長久就是這個道理。總之，個人以為仁政必能統一，暴政必定滅亡，我們要以愛來消滅恨，這便是個人的結論，謝謝各位！

（全文完）

不要誤解伊斯蘭教

（接自一版）

研究伊斯蘭教法的學者們，不論回教人，或非回教人，多有承認其教規的彈性甚大，能適用於環境不同的情況。其適當的執行，除根據古蘭與聖訓的解釋，以及不離公益的原則外，尚可參照時代與地方的情形去推進改善。伊斯蘭教義實具有下列使人注意的優點。

團體的生活觀念

團體的觀念是伊斯蘭生活的最重要特點。團體負責保障及支援個人，而每一個人須大家齊心合力為團體盡服務，每一個人所擔任的角色，需其實際及自然的能力而定，此包括為個人及為團體應做的事情。為團體應做事，伊斯蘭教規列其為「非必然的天職」。「天職」就是天定的職責，人人應做的一件職責，如有少數人做了，其餘的人就可免做，不算有過。與其相對者為「必然的天職」，人人不可免，如禮拜，封齋，抽納天課及朝覲等教功。「非必然」的天職包括修寺、辦教育、提倡團體福利事項，如有一部份人做了，其餘的人就可免做。如沒有人做，則大家將負從違之責。伊斯蘭的團體生活觀念，簡述於下：

伊斯蘭教的個人是社會團體活動的發動，他應有機會去追求、學習及賺錢他的本領與經驗。

團體是個人活動發展所向的終點。個人的自由活動，如與團體公益相衝突，則應終止前進。但在團體生活的範圍內，他仍能自由聯絡他的事業而獲取福利。

伊斯蘭團體負擔重要責任：(1)它應培育訓練個人，使其能負起個人應負的各項責任。(2)它亦應擔保穆斯林個人能發展實行個人的責任。同時保障個人的生計無虞。

伊斯蘭的人權：政治與經濟

伊斯蘭的另一項重要特點，就是保障個人的政治與經濟權利。關於此點，伊斯蘭的處理方法，與共產主義或資本主義大有分別。大家都知道，共產制度注重人民的經濟權利，而忽略人民的公民權。資本主義，則認政治權利特別重要，經濟權利次之。至於伊斯蘭則兩者兼顧，而儘量保持經濟權利與政治權利的平衡。此乃「人權」之兩面，務求同時獲得平均發展。

伊斯蘭制度下的人權可能分為兩大類：(1)公民權利平等。(2)個人的自由。權利為大家平均享受，義務也是大家平均執行，不可有何分別。所以「公民權利平等」包括法律地位的平等，機會的平等。伊斯蘭教歷史中常有記載，赫里法（回教政府首長之尊稱）親自到法院與庶民一起受審判的事實，又有記載被釋放的奴隸，多有擢升至政府的行政首長或軍事統帥。

同樣的，個人自由的保障是伊斯蘭最重視的一項原則。伊斯蘭興起的初期，赫里法們多已向大眾聲明此一原則的理論及詳細情形。第四赫里法阿里的嘉言錄中，就有許多此種論斷世文，至今仍為教民之所箴。他曾說：「不要做別人的奴隸，真主造化你是個自由人。」第二赫里法歐默爾曾處罰一位駐埃及的總督，因其毆打一個埃及土人，並叱之曰：「人生出來是自由的，為什麼把他們當奴隸看待？」同樣的保障個人自由的記載，在伊斯蘭歷史書中甚多，在一篇小文章中，當然無法盡述。惟僅述舉數件，以資佐證伊斯蘭對保障個人自由的實況：

個人有個人的自由。無法律的根據不可以拘捕或押禁。且個人有旅行的自由並有遷移的自由。

個人有治產的自由及處理產業的自由。

個人有居住的自由。個人的住所是神聖的，外人不得侵犯。亦不得隨便衝入，若因法律問題，事前應得有官方通知。此種情形，亦不多有。

個人有言論及發表意見的自由。

個人有宗教信仰的自由。關於此點，古蘭經中有言曰：宗教並無逼迫，正道、與偏各自分明。」（願者信之。）

有受教育的自由。伊斯蘭教規定教育是強迫性的，不分男女，均須受教育。穆罕時代曾鼓勵其教徒，追求學識，就是遠在中國也應該去。當時的中國在交通不便的情形下，認為是世界最遠的地方。

伊斯蘭制度中，關於個人於經濟權利，亦有明顯的指示。此項權利的出發點是「工作」，要努力工作，就能享權利。為保障社會經濟安全，伊斯蘭主張實施：(1)家庭生活之保障，其辦法即族中富有者，負責照顧[illegible]負責無力（殘廢）子弟之生計。(3)捐款慈善，其實每一個穆斯林均須行善的捐助。此外另有一種由國庫供應人民需要的機構。此即「天課」一詞，包括貧寒人民、孤兒、寡婦、老年無力作事者，及病殘者等。天課主要是抽收天課，金銀錢幣，年有多餘者，抽百分之二點五，農產品抽十分之一；畜牧得四十頭抽一頭，多者照算。如此項收入不夠支付，政府可另抽捐稅，以補不足，並安民心。

（下轉第二版）

宗教哲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誌字第一九五八號
出版者
發行人
編輯人
發行處
電話
郵政劃撥帳號
印刷廠
非賣品

南京和日人廢棄、談判，但不簽字，不妥協。他知道戰爭不可避免，而戰爭爆發後，不只是中華民族之生死關頭，也是亞洲人類生死關頭，在此情形下要下定決心在什麼時候打，避也不容易，當

如此因襲。日本之所以崛起，是英日同盟關係，英國為了阻止蘇俄在中國之擴張，方和日本訂立同盟，加以防守，因而日本壯大，乃南取台灣，北佔韓

有正反兩面之意義，而且正之與反是相需相成的，苦從此一觀點論人生苦之本相，則又當如何呢？

人生是個人不斷地適應環境和改變環境來滿足生理上的需要，安定情緒上的擾動與實現理想價值的過程。在人生的一生當中一切都是變化不停的，亦即是佛學所謂的「諸行無常」。需要的無法滿足，情緒的無法安定和理想價值的無法實現是苦；相反的，需要的滿足，情緒的安定和理想價值的實現便是樂。苦和樂是不能單獨存在的，苦樂是

睥力場。孟子嘗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夭壽即是談死生之事，死生之數，是人所無法掌握的，因此，人也就不應也不須在這死生上面多所用心，因爲這是命也，不如退而修身以面對人生的命限，以從存在的有限性裡去表現出生命的無限性來。

孔孟之後的儒學大致上亦承此餘緒，以「命之有限性」來坦然面對人生，因此，即使在流離動盪之世仍能秉守節義，以與苦難抗衡，因爲生死既能超越，其他諸多苦難則全不在眼內心中了。陸象山嘗有詩

，尚在被世界運用着。

今日的伊斯蘭世界顯示着一種清醒的大活[illegible]覺度爲重點，回教青年，不分地區，均渴求恢[illegible]黃金時代所持有的生活之道與價值。回教青[illegible]及西方人士感覺吃驚，可能發生恐懼。事實[illegible]

斯蘭所種下的仇恨。

伊斯蘭是主張和平的宗教，在世界大宗教中，願與耶穌教相近。爲[illegible]合作起見，吾人應由兩方面向中心點移動，以求[illegible]在眞主的正道上，能達到共同的目標。（完）

緣與命

④

王邦雄

由卦爻說吉凶的客觀根據

卦爻辭對你這個人在這個時段，在這個位置，機會有多少作一預測，作一判定。六爻可分成三段，上二爻是「天」，下二爻是「地」，中二爻是「人」。天、地、人三才正象徵人在天地間的格局。左」有一句話：「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乃所謂命也。」是說人就在天地的交感變動間過活，這就是所謂的「命」。人活在天地間，一生的遭遇離不開客觀的時空背景。你一定要意識到，你在什麼樣的時段，在什麼樣的空間，你可能面對什麼問題，你的機會有多少，不要以爲有奇蹟出現或情勢突變，易經的命理是理性的思考。所以卦爻辭有意義，就在它告訴我們，人是在時空中，你這個人出現在某一個時段、某一個位置，你成功的機會有多少的問題，這就是福報的問題。不是交付給宗教信仰，交付給神來做決斷，而是看我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對人生處境的反省，凡此皆屬理性的反應。

當然，占卜是先問神後卜卦，因爲我很難斷定我當前的處境和機運，在那一卦那一爻。所以就跟宗教結合，求神之後再問卜，由神指點，透露兆端，來看你的吉凶如何。由是神道介入，把原屬理性預測的易理系統，加進神道信仰的成分，已不是易經的本來面貌了。

占卜的「占」，就是上面一個「卜」，底下一個「口」，我去卜卦了，然後用我們的口，來解釋它的吉凶，就是「占」。問卜的時候，就會顯露一種徵兆，譬如說龜甲、蓍草，好像天地間透露出一點神秘的訊息給我們，我們通過這個神秘的訊息，預見我們的未來。這個時候就開始加進一些神秘的力量進來。

本來易經是理性的認識世界的變化，世界怎麼組成的？八種基本單位：天、地、風、雷、水、火、山、澤；世界的變化怎麼推動的？這八種基本單位的重疊交感，所以「八八─六十四」，它窮盡了交感變化的可能。推衍出宇宙變化成長的歷程，這六十四卦的成長歷程就是我們的時段，每一卦的六爻，就是我們的爻位，所以我們由此來看，我這個人在這樣的時段和爻位裏，我們的機會有多少？這就是我們占卜「命」的一個客觀的根據。

求神問卜的主體關懷

當我們想去算命的時候，你大概面對艱困或掉落困境。命運的凶主要是我們不大關心自己，什麼都不管，平時不檢養身體，生病也不理，開車不專心，讀書不用心，才會發生問題。當我走進新公園，跟那個戴墨鏡，莫測高深的人談談，他是天涯陌生人，你願意跟他討論自己的命運，這代表你是眞誠的關懷你自己了，這分關懷就代表一種生命開發的力量，關懷就有愛心，做事就有力量，我關心學生，學生學得好；關心孩子，孩子長得好，這是必然的！我關心朋友，朋友在事業上、品德上，一定有進展。我開始關懷我自己，就會爲我的未來展現它的曙光，這叫做「主體的關懷」。

算命所以有意義，一方面是認識我們的客觀處境，另一方面是生發我們的主體關懷，自覺透顯主體的生命創發力。在客觀處境的認識掌握，和主體的關懷開發之下，人一定會走上生命的坦途，我們的生命開始改觀。所以算命從這個地方來說，它是有意義的。人想去算命，問吉凶，一定相信有個「命」在決定我們，它是不可知的，它又決定我們，所以我們希望能預見禍福，可以趨吉避凶。但是老實說，我們也不大希望人家把我們的命算得一清二楚，這是人的矛盾心理。

果眞有一本天書，可以讓你翻閱你一生的行程，有如批流年般把你可能的遭遇，預先演練一番，你想我怎麼活得下去呀！一定很沒趣味吧！它把你生命史上的每一分每一秒，你遭遇什麼人，發生什麼事，有如氣象預報「晴時多雲偶陣雨」都一一說盡，那明天就缺乏神秘美感了。倘若電影預告片把所有精采關鍵的片段都演出來，你還去看嗎？我們不大願意看電視連續劇，就是我們可以預測未來，完全落入俗套，問到最後結局如何，根本也不願去想。

對於我們的「命」，你想去算算看，又不想被洞徹無遺，因爲我們總是希望明天是不可知的，它才有一點美感，一種挑戰性與一分神秘、奧祕。我們就靠著這一美感，挑戰性與奧祕而活下去的。

假定我們預知此後的每一天都是過一樣的日子，你眞的會受不了！我們面對柴、米、油、鹽會累，就是這個原因。你展望一生都在柴、米、油、鹽中打發過日，生命就這樣綿延無盡，會有什麼意義？人就是長生不老，生命卻沒有價值感，都不想活了，還說什麼長生不老，生活品質的重要，由此可見。我們又想算命，又不想被算定。所以算命都點到爲止，都透露一點消息，展露一點希望的光芒。這叫恰到好處。「批流年」就不免言之太過了。算命是意謂對「命」的關懷，對未來的關懷，這樣的話，算命還是主體生命的自我開發，不只是美感而已得談做什麼？這就是命。——但是我們能否對這個命有一點突破，一種扭轉？那就是由我來作主，不是命來運我，是我來運命。

有的人說：研究易理的人，大多不得善終。不知到底爲了什麼？惟一的解釋是洩露天機，承受天譴。人家爲我們算命，排生辰八字，都會索取紅包，圖個吉利！因爲直道而行，率性而爲是天理，算命則是魔道。

我的想法不同，倘若全幅生命在推算命理，在觀測未來，在觀測，在推算，人的生命會漸漸歸於清冷，他老是不定，他老是要觀情勢而動，漸漸地對自己不再有信心，他總是徬徨，總是徘徊，總是預測。就我們來說的話，我不必算，但是我還是做我直道而行，率性而爲，所以我的生命自然就有一種正氣，更眞實的說，一個人只要生命莊嚴的話，牛鬼蛇神都要避開的，你生命虛欠，牛鬼蛇神就闖進來。但是每天在觀測命運的人，他幫別人推算時時觀測，他就被這個「算」所決定，他不再對自己有信心，不再相信生命具有道德的創發力，他只關心吉凶、成敗、禍福，這樣的話，他失去生命的理想性，失去生命創造的原動力。這是我的解釋，老是算命的人，眞性情漸漸流失，轉成權術。

我說主體的關懷很好，但千萬不要流爲權術，每天只看際遇如何，客觀情勢如何，而失落生命主體的擔當與創造力，這是絕大的損傷。所以我提出一個「運命」的觀點，我們不要光講「命運」，爲命

命運與運命

我講緣，先析辨由「緣」來說「分」，還是從「分」來說「緣」，講「命」也當問是「命運」呢？還是「運命」？很多人生我們都會說命運使然，因爲命裡注定，所以我的一生就被這個「命」給運走了，我的一生被命所決定，命把我運走了，這叫「命運」。是呀！我們都有「命」，成長的過程嗎？讀書的階段嗎？就業的條件嗎？還有此生的遭遇，你碰到了誰？那個人對你的一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從這邊去看，我們一生顯然被命所運，這叫「命運」，命爲運所定。

我一直在想，我們能否反過來說叫「運命」呢？「運」本來是指氣運的意思，我現在的解釋是由我來運這個命，命，人人面對而不可逃的就是命，「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譬如說：排行老幾，會決定你的命。

我哥哥老大，他只唸小學，我是老二，結果我有機會唸上來，不因爲才智，哥哥初中聯考也考第二名，哥哥沒有唸上來，是因爲他是老大，他要負擔家庭經濟的責任，我們家兄弟姊妹有九個！這是爸爸媽媽的「命」，下面的妹妹都唸大學，上面的姊姊都沒有。我們過去都是哥哥姊姊帶弟弟妹妹，不是先帶，長大以後，還要負擔家計，培植弟弟妹妹，所以憂患意識很強，哥哥現在生意做得很成功，他才小學畢業，那裏像現在國中出來的學生，不騙

所運，被命運走了，被命所決定了，這叫「命定論」，叫「宿命論」。命是一個限制，但任何限制中，我都可以讓這個限制，變成很有意義。

我舉一個例，譬如說：以我的身高打籃球大概不行，但打乒乓球則很順暢！有沒有想到，我們的缺點也可能是我們的長處呢！你從窮苦家庭出來嗎？窮苦對你是很大的磨鍊，我不是歌頌窮苦，但是不要怨，任何情境總是會讓你成長，感情的挫折也一樣，那代表我們不夠好，他看不到我的好，更奮力上升一點，何必去怨怒對方？毀了對方？這樣叫「運命」，運命就是通過自己的理想性與創造力，對自己的限制有一種突破性的開展。

中國哲人如何說「命」

中國哲學家都談到對命的態度，孔子告訴我們要「知命」，要知道「命」的限制，你才不會怨天尤人，一個人的死生，窮達，是不能強求的，孔子沒有成爲當時政治舞臺的一個重要人物，大道不行，孔子「知命」，知道命，就不會怨命，不會怨天尤人，你還是會好好做人，但你知道這是限制，不知限制就會強求，強求的話，連原則都不要了。原則都不要，就是達到目的，也減損生命存在的價值，所以孔子要我們「知命」。

孟子要我們「立命」，人總是會死亡的，那麼好像是死亡限制我，假定你的生命力夠強的話，你選擇死亡，什麼時候死得最有價值，叫「立命」，不是命來限制我，是我來立「命」的價值，所以孟子最有陽剛氣，我們可以立命的，就像我剛剛講的「緣分」，「緣」是漂流的，但是你可以讓它有「分」，你可以讓它生根，讓它不漂流，我們講「運命」，我能夠立命的價值，不讓命限制我，人有命限，但是我通過命限，彰顯自我的價值。中文好，你就好好唸中國哲學，你不一定要唸西洋哲學啊！不要老跟人家跑，什麼都學，插花啦、舞蹈啦、或者是書法班、繪畫班、音樂班，現在到處流行。對，豐富你的生活內容，但是請不要失落你自己。

現代新女性，自覺要學習很多東西，參與很多活動，但節目不代表生命的本身，我覺得社會有一個誤導，老是讓每一個人流落天涯，到處學，所有的孩子暑假都排滿時間表！我的孩子在暑假期間，沒有去學什麼，在家裏看金庸的武俠小說，但不是我規定的，他們自己看的，爲什麼一定要孩子學電腦、學心算，要他變成神童，他擁有過他童年的權利，所以不要把他們往外推。儘管人有限制，我們還是要從這個限制裏面，去突顯我們自己的獨特性。所以天下女性，還是要通過她做一個女性最重要的特質。

譬如說：易經「家人卦」，就是「男主外，女主內」，它的第五爻是陽，第二爻是陰，這叫「陰陽交感」。家人對男女正位，故「宜室宜家」，是理想婚配，今天新女性一定反對，怎麼可以「女主內」？我不是舊式的觀點，但請不要反抗女性的本質，因爲女性畢竟是陰柔，男性是陽剛，陰柔沒有不好，這是女性美好的地方，我們參與世界，世界也是天地陰陽，太陽是陽剛，月亮是陰柔，這不是構成宇宙的美嗎？那麼，男性女性，一內一外，不是構成一個家庭的美嗎？這叫「陰陽交感」。

易經有一卦，上面是水，下面是火，水往下流，火往上冒，所以它會交感，這叫「既濟」。交感才有生命的成長，有陰有陽才有交感，現在希望男性帶有女性的柔美，女性要帶有男性的剛強，大家中性，那怎麼交感呢？交感沒有，美感失落。

我覺得我們要「立命」，就從那個「命」的限制去突顯那個「命」的價值。莊子要我們「安命」，人間有很多命是不可逃的，也解不開的，我們都會愛我們的父母親，你不要逃離，這就是我們的命，這叫「不可解於心」，你就安於這個命！愛就愛！擔負就擔負！不要逃！這是莊子！你怎麼辦呢？你就安吧！安就是放開吧！安於心的不可解，安於天地的無所逃，就活下去，這叫「安命」。荀子講「制命」，人天生自然，本沒有什麼價值，但是我們可以通過人文教養，讓天生自然的世界或人生，有美善、有意義，叫「制命」。

人生有很多的際遇，很多活動，譬如：男女的活動，你要讓它有美感，通過禮樂人文教化，所以要有訂婚的禮，結婚的禮，還有一些繁縟的禮俗節目，人間男女本來只有生理性，只有官能性，但是你讓它有價值性，有理想性，叫「禮樂教化」，叫「人文教養」，「制天命」不是征服自然，許多研究荀子的人誤解這句話，實則是說：用禮樂來化成自然，人生的命都是自然，但是「命」的自然沒有價值，通過我們的人文禮樂來讓它有價值，「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來讓它有價值。

結論

今天主要是就「緣」與「命」來說話，「緣」是一個緣會，「命」是一種命定，我們很容易讓偶然來限定我們，所以做一個人要在「緣」裏面去講「分」，在「命」裏面去講「運」，我用道德的「分」來定住這個「緣」，用道德的生命主體來運轉這個命，這是我們很重要的看法。

今天有很多人爲了增加自己的機會，譬如說：交男女朋友，我多交幾個，總是比較安全，所以廣結善緣，來保障命，好像[illegible]五百萬的保險嗎？那個[illegible]像我們的緣會愈多，然後[illegible]想法是不大好的。

譬如說：有人會到[illegible]「一男一女恰恰好」這[illegible]，多生兩個比較安全。[illegible]摩托車載著一家人出外，[illegible]具危險的交通工具，[illegible]味道。但也不能因爲不[illegible]雜化，造成人際關係的[illegible]擁有更多的機會，更多[illegible]大的問題。

我的想法是：緣會少一點，你的命就會純一點。偶然固會決定我們的命，[illegible]經常會被偶然所決定，[illegible]說：我們要用價值感，[illegible]全那個緣，希望我們用[illegible]我們的命運，這樣我們[illegible]代人出外人太多，飄零[illegible]以老是希望開發更多的[illegible]正好造成更多的問題（如外遇情變）。人的緣會不要複雜，讓命能夠單純、乾淨一點，這樣的話，生命史上比較能夠走上合理的坦途。（全文完）

老子與道教之關係

—（接自四版）

在中國文化史上，有三部大書：於儒家爲四庫全書，於道家爲道藏，於佛家爲大藏經。[illegible]道藏之修纂，始自唐開元中，[illegible]洞瓊綱，共三七四四卷。中經宋元，以迄於明，代有纂修彙輯。現存之道藏，即明正統間所刊，世稱正統道藏。收書[illegible]四百八十五卷。其中所[illegible]種之多，可想見其盛[illegible]不可磨滅者在，此則[illegible]

查先秦儒道墨三大[illegible]尚祭祀，然儒家思想[illegible]以天下爲己任，而不[illegible]，而儒家不構成宗教[illegible]主兼愛，其組織亦[illegible]無力，故墨子可爲宗[illegible]

老子去鬼神而全提[illegible]。然以其言道爲玄[illegible]長生久視」，及「谷[illegible]爲天地根」等富有[illegible]所攀附，而奉爲教[illegible]使一變而成爲宗教[illegible]始料所及者。實則[illegible]老子則更是一純粹[illegible]老子爲教主，實則不[illegible]（全文完）

佛儒妙諦與人生之超越

朱貞凌

一、引言

當釋迦牟尼佛還在做太子的時候，有一天他到城外去遊遊。他看到農人在田裡耕種，頂著炙熱的陽光，沾了滿身的汚泥，汗流浹背，辛苦萬分。而耕牛勒著繩套，拖著耕犂，農人的鞭子在牠的身上不斷地抽打著，牛身近幾皮破血流。犂頭走過之處，許多蟲仔都翻出土面，引來天空中的鳥雀爭著啄食。釋迦眼見這一幕幕生活鬥爭的悲劇，心想：「這就是所謂的生活嗎？」

又有一天，釋迦出到東門，看到一個老年人，牙齒脫落，頭髮斑疏，皮膚黝黑，四肢無力，行走困難，連呼吸都很喘急。他從未見過此種現象，便問駕車的人這是怎麼回事？駕車的人說：「這就是老的狀態，凡人都要經歷這個過程的。」釋迦想：「我將來也要老嗎？」心中便覺悶悶不樂。隔了不久，釋迦在南門又看到一個生病的人，羸弱枯瘦，輾轉呻吟；然後在西門見到一具死屍，後面跟了一群送葬的人散髮捶胸，悲咽叫號。這種種生老病死的現象使得釋迦覺得人生只是一個苦海，於是決心跳出這個苦海，心求解脫。

生老病死，離愁悲苦，這就是人生的本相嗎？果眞如此，那麼人生實無樂趣可言，又豈值得世人貪戀若是！而千萬世代以來我們的先人們又是如何走過來的？如果人生果眞是苦還若是，那麼我們如何超越？儒學涵深，佛海無邊，儒家諸士與佛門大德如何識透人生本相，後虛超越？王龍溪曾謂：「儒學明，佛學益有所證。」本文即在探討儒佛之妙諦與人生之超越。

二、人生之本相

佛教認爲人生一切都是苦的，而將世間之苦痛分爲八種：㈠生苦，㈡老苦，㈢病苦，㈣死苦，㈤愛別離苦，㈥怨憎會苦，㈦求不得苦，㈧五蘊熾盛苦。根本上來講，此種說法的立意著重於現世之超渡與求來世之福祉，在勸人悟透現世而爲來世積德行善，有其論理之邏輯和依據。而按照佛學的解釋，一個人人格的形成，是經過色、受、想、行、識五種因素所組織起來的，但是這五種因素都是變幻無常的，而變幻無常給人的感覺是無法捉摸和無法掌握，所以是苦的。從佛學對人生的此一看法，我們可以針對人生之本相，從多方面來加以討論。

對於普遍大衆而言，生活本身的確是充滿了痛苦的。爲了一己及家人的生活而勞碌奔波，爲柴米油鹽而費盡苦思。在過去的社會當中，人際關係較爲單純，民俗較爲淳樸，生活之苦在生活本身之難，而不在生存競爭之鉅。今日之社會，人際關係複雜，生存競爭激烈，爲了一己一家之利益和生存，大多數的人終日汲汲碌碌，時時有不定之憂，生活及生存彷彿是一付沈重的擔子。而老衰本身由於驅體機能的日漸減退，所遭受的折磨自不待言。過去之人在老年之時，尚多有含飴弄孫之樂，可以稍彌老邁之苦，而今人能享此福者實越來越少。疾病所帶來之苦，大多數人一生之中無法避免，輾轉病榻，身心俱乏，甚至常使人有痛不欲生之想。而死亡此一苦痛和威脅，從人生的立場來講是沒有辦法補償和解脫的，生老病死的確是苦。

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和一切無常之苦，雖較之生老病死之苦似爲輕些，但卻是終人生之世皆無法避之，如影之隨形，常常同在。因此，究而言之，人生之本相確爲苦之實相。然而萬事萬物究其本源皆有正反兩面之意義，而且正之與反是相需相成的，若從此一觀點論人生苦之本相，則又當如何呢？

人生是個人不斷地適應環境和改變環境來滿足生理上的需要，安定情緒上的激動與實現理想價值的過程。在人生的一生當中一切都是變化不停的，亦即是佛學所謂的「諸行無常」。需要的無法滿足，情緒的無法安定和理想價值的無法實現是苦；相反的，需要的滿足，情緒的安定和理想價值的實現便是樂。苦和樂是不能單獨存在的，苦樂是同一過程的兩個面，沒有苦的感覺，也就不知道什麼樣的感覺叫樂，同樣的，沒有樂的感覺，也顯現不出苦的滋味，就像沒有白日，就不知道什麼叫黑夜一樣。需要的無法滿足是苦，需要的滿足就是樂，沒有需要就沒有苦的感覺，沒有苦的感覺，人類就不會努力滅除痛苦，痛苦無法解除就不會有所謂快樂可言。準此，再來看生老病死等人生的八大苦痛。

生活固然是一付沈重的擔子，常常壓得人喘不過氣來，但是，在爲生活奔波勞累之餘，在每日營生工作暫去一段落之後，享受家人團聚，全家和諧之親情，這即是樂。生活奔波雖苦，但在努力奔波之後，得有成就，也是一種快樂。而老是人生之必然，老邁固然苦，但老邁之前，亦有青春年少之時，有老邁之苦，但亦有青春之樂。而病痛之苦雖有，但却不是每日俱在，且在今日之世，隨著醫藥衛生的進步，疾病之苦是可控的且能大量減少和減輕，已不似過去對人威脅之大。而死之一事，乃人生之必然，有生則必有死，固然死亡的陰影和威脅是永遠無法抹去的，但是仍可以用另外一種心情和態度去處理和面對的。至於別離、怨憎會、求不得和無常之苦亦是一樣，有別離之苦，但亦有相聚之樂；怨憎可以化爲玉帛，仇恨亦能化解。至於人生之無常，若以恬然心情處之，則可坦蕩無羈，不爲所牽，而可以處人生以裕如之態度了。

儘管能說服一般汎汎衆人以如上之意，而期待他們能從人生之苦難中超拔出來，但是對於少數眞能識透人生本相的人，仍舊是「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的。王龍溪曾謂：「默默哀苦中，但得自己只有一點靈光，是從生帶來的。雖男女至親，一些子靠不著，況身外種種浮浪長物，尚可藉以長久耶？古人云：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眼前且道放不下的是何物？」又謂「牢籠世界，桎梏生死，以身殉物，悼往悲來，戚戚然若無所容，世俗之芥蒂也。修匿省智，有懽心而無戚容，固以數之成敗自委，亦不以物之得喪自傷，內見者大，而外化者齊，平懷坦坦不爲境遷，吾道之中行也。」好一個有懽心而無戚容，好一個內見者大，而外化者齊，直透人生之本相，能放下一切，才能提起一切。

三、儒學與人生之超越

人生問題之探討，大約自有人類以來，即開始思考此問題，儒家也不例外，曾對人生有限的問題加以反省。孔子說：「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死生有命，而命有偶然的意味，儒家提出死生窮達有命定之限制的看法，使人們在面對人生諸多苦難之時，而仍可以對道德生命的價值尊嚴擁有信心，而不致惶然若失。這對於儒家所標榜的道德禮義之維繫，修齊治平理想之實行有莫大的鼓舞作用和安定作用。

「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道之能否行於世，是有很多歷史條件和因緣際會的。孔子一生汲汲遑遑，周遊列國，乃是爲了拯斯民於水火，希望仁政能獲得實行，以登人民於衽席之上。但是終其一生，除了在魯三月之外，沒有與政的機會，這樣的頓挫和打擊對於一個懷抱救世濟民思想的人是至鉅的。但是綜觀孔子一生言行，儘管處於再大之逆境而從未發怨言，而將之歸諸天命之限，唯有此等豁達，始能超越有限之人生。

孟子一生之行跡和孔子相彷彿，在戰國群雄中爲「仁義之辯」而聲嘶力竭。孟子曾曰：「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天壽即是說死生之事，死生之數，是人所無法掌握的，因此，人也就不應也不須在這死生上面多所用心，因爲這是命也。不如退而修身以面對人生的命限，以從存在的有限性裡夫表現出生命的無限性來。

孔孟之後的儒學大致上亦承此餘緒，以「命之有限性」來坦然面對人生，因此，即使在流離動盪之世仍能秉守節義，以與苦難抗衡，因爲生死既能超越，其他諸多苦難則全不在眼內心中了。陸象山曾有詩曰：「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欲知自下升高處，眞僞須先辨自今。」此與張載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同樣可以代表儒家諸士超越一己之命，以立萬民之命的弘大胸襟。儒家所傳承之道及精神，不僅提昇自己，同時也担負他人的苦難，將自己與他人，生命與宇宙，一肩挑起，精神的無限和生命的莊嚴都在此表現出來。

儒家哲學窮究天人，統通萬物，以整體宇宙之大化流行爲其人生哲學涵蓋的對象，其思想實基於憂患意識。憂患意識本是人所共有，只是尋常之人以己身之憂患繫之，而聖人則繫天下人之憂患，范仲淹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即是此一精神的體現，思求以一己之力，助天下人超拔苦難，而終身以此爲志，不恐不悔，此種精神常在儒者之身上顯現。

若此，從儒家自己身出發，坦然接受命定之限，然後自此命限中超拔而出，由個人而至天下人，由一己之生命而推至宇宙之生命，所謂人生之限，便全然不在眼中，只見「仁」不見「生死」，此種超越一己人生，更進而助天下人超越其人生之用心及作爲，與佛學渡人渡己之方法雖不同，但目的則一，所謂殊途而同歸，正如此義，以下即討論佛學與人生之超越，以比較印證之。

四、佛學與人生之超越

對於人生，佛家哲學所重視的是「超凡入聖」和「五乘聖法」，是「了生死」，對於人生的苦難，既不主張悲觀，也不主張極度樂觀，而是採取一種中道主義——中觀，而對人生之苦，唯有對苦的本質有所覺悟，才能超越，一旦能超脫苦，唯有對苦的本質有所覺悟，才能超越，一旦能超脫苦，即能超脫一切。本文在開始之時，即曾分析人生的八大苦，對於這些苦相，諦其緣起，即能有所了悟。

在無常無我的現象世界當中，有無常、無我、緣起和認識四個法則，法則雖然分立爲四，但其精神卻是一貫的，亦即是佛理中的「中道」。人類之所以會有種種的人生之苦，即是因爲無法依照緣起的法則去觀察現象世界，反而將心外求，在變動不居的無常現象世界中想要求一常住不變的法則，而事實上，此一常住不變的法則是不存在的。因此，人類內心之欲求和外在現象無法合一，於是種種「人生之苦」就由此而生了。因此要脫離苦，佛家以爲唯有運用八正道（或曰八中道），即是一、正見，二、正思維，三、正語，四、正業，五、正命，六、正精進，七、正念，八、正定。由正見逐級而上，而至於正定，即能達到涅槃，涅槃是生佛合一、物我如一的境界。此與儒家「定、靜、安、慮、得」之習修功夫，雖稍異，但有異曲同工之理。

五乘法中的人乘佛法，首重五戒，五戒就是人倫的正理，與儒家的五常倫理頗爲相類。「不殺而仁愛，不偷盜而義利，不邪淫而禮節、不妄語而誠信、不飲酒而保智」由此五戒之實行，可以給予人生莫大的利益。而天乘法中的十善法，是五戒的推廣，是人生的善行，是人生修習善行的標準，依此標準而行，則一切人生之苦盡在納化之中。所以學人乘與天乘之佛法，即以明佛學之積極善進面，以闡佛理。

昔有佛家弟子曾問於佛：「地獄如此苦，誰當下地獄？」佛曰：「佛當下地獄。」其實，「佛不惟下地獄，還要常住地獄；不惟常住地獄，還要常樂地獄；不惟常樂地獄，還要莊嚴地獄。」如此安大的願力，如此大無畏的精神，與儒家「雖千萬人吾往矣！」之精神實相一致。

一般人以爲佛家是出世的，事實上，此乃一偏之論，眞正瞭解佛家的人，當能知道佛是積極入世的。佛家以教人救世爲目的，佛徒不是常說：「自覺、覺他、覺行圓滿」、「自利利他」、「普渡衆生」嗎？這些發願，在佛家經典中處處可見。經云：「衆生渡盡，方證菩提」、「情與無情同圓種智」，又云：「我等與衆生，皆共成佛道」，這一切利他、利己、渡己、渡衆的行爲，都是由一種大悲心所發願的，能有此行此心才能成佛。此種對於人生的看法，眞是不平凡的看法。

究而言之，從佛家之觀點來論人生，則人生之一切苦皆因不識緣起而來，論悟緣起，斷絕諸欲，發大悲願，則從放下一切中，再度提起一切，由空之中，而發願心，以佛心爲己心，由渡己而渡人，如此，而對人生，不僅一己超脫，還要渡他人。

五、結論

近代社會的變遷太急遽，變化太劇烈，而世界局勢的不穩定，更使得世人在變遷和變化中無法求得一個所以眞正安心立命之所。於是社會風氣敗壞，搶劫、殺人、貪贓、枉法層出不窮，越來越嚴重，對於一般關心世道人心的人，這些道德敗壞、腐化實在是觸目驚心，讓他們憂心忡忡。追究這些問題的根源，可以說皆是由於世人對於人生的無法了悟和超脫而來。

儒家思想一直維繫中國世道人心的大綱，使得中國五千年文化道統得以長承不墜，其思想之影響中國人心，是今日我們思欲挽文化之危機與狂瀾的憑藉。而佛教自傳入中國之後，風化流行，深深地影響著一般民衆的生活，佛家思想之深入中國人心，一直是維繫中國善良淳樸民風的一大支柱。而儒家思想和學理之研究偏於上層社會，而相形之下，佛家思想主宰基層民心，不論是思想或學理之研究，若欲將整個社會結合起來則首須將儒學與佛學結合起來，這是當前極爲重要的一項工作。

儒學與佛學在根本學理上有很多相通之處，若能由學養精深的大儒及佛門大德互相切磋，彼此研討，相信不論對於挽人心之溺，或是對儒學與佛學本身之貢獻，都是至偉至鉅的。

至於不同學理間自必有不相通，甚或有不相容之處，本應尊重其個自之獨立性和完整性，而所以略而不論的，況且兩家各有所本，而研究之士，亦各有所敞，其歧異之處倒不致於影響兩者共同之大目標的。

無常之人生須有有常之大法以爲引導。人生本身既已是充滿了苦痛與艱難，則尤須賴一指引之明燈，猶如航行在茫茫大海，須有一指引方向之燈塔。苦海無邊，儒學與佛學之眞理應是引領渡無邊苦海中的芸芸衆生尋覓一終生歸所的明燈，明燈有一盞，則衆人歸一，明燈無數，則衆人反離茫然不知所向了。

人生的超越本非易事，孟子曰：「惻隱之心」，佛曰：「慈愛衆生，猶如己子。」此兩種大悲大願匯是一致的，但願儒佛妙諦可以合而爲一，以助世人人生之超越，則是世人無量福祉。（全文完）

不要誤解伊斯蘭教

（接自四版）

以平等的原則爲伊斯蘭政府社會生活的基柱，實踐以來已有千多年之久。自忽略了這些原則而且予以放棄，其勢力轉弱。現在回教民族祇存有他們過去偉大文化的遺跡。不過他們過去偉大優秀的文化遺產，尚在被世界運用着。

今日的伊斯蘭世界頗顯示着一種清醒的大活動，以復興實踐伊斯蘭制度爲重點，回教青年，不分地區，均渴求恢復他們祖先在伊斯蘭的黃金時代所持有的生活之道與價值。回教青年的這般活動，殊使歐洲及西方人士感覺吃驚，可能發生恐懼。事實既是這樣，於是與西方人士有密切關係的穆斯林們，現在負着一種時代交下的重大責任，應該挺起身來向西方人士說明及解釋伊斯蘭的原理眞義，放其散化所存的心理恐懼，並銷沒十字軍戰爭及懷恨的東方學者，近數百年來，對伊斯蘭所種下的仇恨。

伊斯蘭是主張和平的宗教，在世界大宗教中，頗與耶穌教相近。爲順利減少差距及促成回耶逐漸接近實現合作起見，吾人應由兩方面向中心點移動，以求在信　眞主的正道上，能達到共同的目標。（完）

由卦爻說吉凶的客觀根據

國人在這個時段，在這個位置，機

」在決定我們，它是不可知的，它又決定我們，所以我們希望能預見幾倪，可以趨吉避凶。但是老實說，我們也不大希望人家把我們的命算得一清二楚，這是人的矛盾心理。

果眞有一本天書，可以讓你翻閱你一生的行程，有如預流年般把你可能的遭遇，預先演練一番，你

，算命還是主體生命的自我開發，不只是美感而已

得該做什麼？這就是命。

但是我們能否對這個命有一點突破，一種扭轉？那就是由我來作主，不是命來運我，是我來運命。有的人說：研究易理的人，大多不得善終。不知到底爲了什麼？惟一的解釋是洩露天機，承受天譴。人家爲我們算命，排生辰八字，都會索取紅色，圓

最有陽剛氣，我們可以立命的，就像我剛剛講的「緣分」，「緣」是漂流的，但是你可以讓它有「分」，你可以讓它生根，讓它不漂流，我們講「運命」，我能夠立命的價值，不讓命限制我，人有命限，但是我通過命限，彰顯自我的價值。中文好，你就好好唸中國哲學，你不一定要唸西洋哲學呀！不要老跟人家跑，什麼哲學，插花啦、舞蹈啦、或者

，立於禮，成於樂」，來讓它有價值。

結論

今天主要是就「緣」與「命」來說話，「緣」是一個緣會，「命」是一種命定，我們很容易讓偶然來很定我們，所以做一個人要在「緣」裏面去講「分」，在「命」裏面去講「運」，我用道德的「分